



寻梦

■ 安徽合肥 莫欣

元旦过后，刚刚跨进给背之年的母亲在养老院离世。办完丧事后，我们弟兄各奔东西，打算清明到了再聚在一起，把母亲与已去世40年的父亲合葬到小蜀山的公墓。

这段时间，我头脑里老是浮现母亲的种种往事。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母亲一次也没走进我的梦里来，我不禁茫然若失。我的母亲出身富家，家乡老辈人都喊她二姑娘，看上去柔弱，却是敢作敢为的个性。1950年她才19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却不顾家人阻拦，在家乡报名参军。后来部队任务改变，又随队到皖东南执行剿匪、土改等任务。

几年后，等到把我从舅舅处接回到身边，母亲已转业到芜湖市政府的粮食部门。她那时满腔热情地工作，经常把才5岁的我一个人丢在集体宿舍里。我看到过她宣传婚姻法时的演出照，她扮演一个恶婆婆，坐在中间，满脸怒色，旁边站着一个躬身的小媳妇。不久，母亲随我父亲调到省政府的工业局，在办公室做机要文秘工作。她幼时在家乡读的是教会学校，也就相当于初中文化水平。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她那时已有我们兄妹4个孩子，还坚持上省直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勤学苦练。她的字刚劲有力，人家拿到开具的介绍信，不相信是女同志的字。她把电报码背得烂熟，拿到领导交给的电报稿立马就翻译出来。大家都称赞她工作能力强。母亲则说，她只是干劲大，从来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心工作多，她带头报名去霍邱、寿县，带着工作队女大学生吃住住在农民家里。事隔多年，那些女队员还特地从北京跑过来看望她们心目中的胡毓芬大姐。寿县老房东有一年来合肥看病，她硬挤出家里的粮票和钱，还把家里的一些旧衣物塞给他。

她常常对我们谈起农村的艰苦，要我们懂得珍惜。我父亲有两年到马钢去蹲点，家里就她一人带着我们，那时粮食紧张，她白天照常上班，早晚带我们在机关院子里的边角上种菜，还在走

廊上钉个笼子养鸡、养兔子，她自己那时营养不良，瘦弱得一阵风就能吹倒，却骄傲地对别人说，瞧，我家几个孩子都壮壮实实，没病没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还不到五十岁，除了我们几个，还有一个无家无小的老姑妈与我们同住在一起。我母亲那时为她落实政策相关的问题。天寒地冻，她一个人去巢湖地区及和县的组织部门，找认识或不认识的战友或老同事，终于给老人落实了政策，办妥了复职退休手续。

以后老姑妈一直与我妈生活在一起，直到83岁去世，母亲带着我们为老人送了终。退休后，我们弟兄三个的孩子，母亲都分别帮着带过，孩子上南门小学在奶奶这边吃午饭。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母亲七十岁左右，腿脚很好，我们弟兄带她出去旅游，到香港，去武夷山、海南、云贵川、北京。但她最喜欢去的还是农村，去她剿匪时战斗过的宣郎广，下放过的繁昌县孙村镇，去工作队时的寿县镇阳关，也去我当知青时的石台山村。到哪里母亲都爱与那些乡人聊天，问这问那。早几年，遇到眼看过不下去的，还暗地塞钱给人。

晚年，母亲住进养老院，前后六年。曾与我一起插队当知青的老同学，常常来看她，嘘寒问暖。她曾感慨地说，你们几个同学，不是亲姐妹，却胜似亲姐妹。母亲对生死看得很透，早早写了“我最后的留言”，说真到了那一天，千万不要过度治疗。这次发病时，医生说要切气管上呼吸机。此时母亲已经昏迷，我想起母亲的交待，就又带母亲返回养老院，在那里由医生保守治疗，临终慰藉，两天后，母亲平静地走了。

前天晚上写完这篇文字的草稿后，我才上床睡觉。依稀看到母亲从我面前走过，天气这么冷，她只穿着那身碎花的两用衫，我急得跟在后面大声喊妈。正在焦急时，被身旁的老伴推醒了。我怪她没让我把梦寻下去，她嗔怪说，深更半夜大声喊叫，是怕你犯什么毛病呢！终究，这个寻母亲的梦只寻到一半。

再品麻汤别有味

■ 四川绵阳 汤飞

我经常在公交车上遇见一位卖麻汤的老大爷。身材瘦小，面容饱经风霜，手指异常粗壮，必是经年累月辛苦劳作的缘故。他头戴灰色毛线帽，身系藏蓝色围裙，脚穿黑色棉鞋，手扶着一个背篋，上盖一面小簸箕。起初，我并不清楚里面装着何物，旁边的乘客说：“老大爷是卖麻汤的，已经很多年了。”虽未曾亲眼目睹，但我似乎闻到了诱人的香气，那甜到心坎的滋味从记忆深处回溯，给舌头以错觉，不禁咽下口水。

先别说麻汤的甜，单是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便足以唤醒稀有的美好，比下课铃声更受欢迎。我立即停止手中的事，缠着爷爷：“买点麻汤吧，好久没吃了。”他一般不会爽快答应：“你不怕黏牙吗？”又拿作业、家务活、蛀牙之类的问题做挡箭牌。我逐一应对的同时软磨硬泡，三句话不离麻汤。爷爷终于松口：“那你以后要好好学习、手脚勤快噢。”我深刻领会了中心思想，连连点头，冲到院坝边，敞开嗓门高喊：“麻汤！”

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讯号。当响声越来越远、越来越响，卖麻汤的人走进徐家湾，第二户庭院即是我家。他摘下背篋，我急不可待地凑拢看稀奇。左手拉开簸箕，右手伸进缝隙，抓起胜霜雪三分白、且散发一团醇香的麻汤，放到簸箕里。讲明价钱、问明两数（毕竟金贵，不可能论斤

购买），一手执口宽而锋利、犹如小锄头的铁片，一手握小锤，瞄准位置，轻轻敲打。坚硬的麻汤被切出一小坨，他用微型杆秤称了重量，还拎到爷爷眼前展示：“看，秤尾望得很（量足）。”然后再分得更小，铲入巴掌大的小口袋。

趁付钱、找零的当儿，我拈起一片塞进嘴巴，闭目感受它从硬到软、浸润心府的过程。为了这短短的一刻，再漫长的等待都值得，再多的作业也甘之如饴，它能融化所有的不快乐，持续释放愉悦。稍一出神，发现上下牙齿已难舍难分。徐家湾的小伙伴闻声而至——拖着家长的手。各家多少要买些，才能堵住小馋猫的嘴。那个下午，在徐家湾荡漾的风变甜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格外甜美。

渐渐的，清脆的叮当声、麻汤的芳香和卖家的身影不知被岁月的风吹到何处，不再出现于徐家湾。当年痴迷的小孩也长大成人，离开了山湾，他们尝到生活的诸般苦涩之后，心底会涌起它的味道吗？

少年时，麻汤是甜蜜的梦想。壮年时，麻汤是甜蜜的责任。年长时，麻汤是甜蜜的回望。漫漫人生炼就的麻汤，不同的年龄、际遇品尝有不同的况味与感触。时光白似雪，情愫甜如糖，在适当之时，给生命以恰如其分的哺育。



远去的牵牛花

■ 河北张家口 晏砚砚

那时候，我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里有两片菜园子，母亲总是把它们打理得硕果累累。我的小花池只有两块砖见方，就在门口的墙根下。播下几粒牵牛的种子，夏天的时候，一直爬到了房顶，好像房子开满鲜花。

天气微寒的时候，爸爸妈妈给菜园子翻地，我给我的小花池翻土播种。播下后，只盼着明日就可爬了满墙。

孩子的心多急啊，总希望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发芽，于是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蹲在门前看看有没有新芽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你不能急，你得学会等待。就像是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样，它们非等得院子外的春天都泛滥了才能出场，次序不能乱。

山坡上的桃花杏花开了，从山顶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织出粉白的锦缎。放了学一路走一路看远山，年年看年年觉得恍如初见。下午放学便走小路，桃杏的花期短，要每天去看看去嗅嗅才行。云朵是杏花的倒影，它们在风里打秋千，影子越来越远，越来越轻。

云朵玩累了，想要到地上转一转。啪嗒，它跳到树梢上，给树梢送上调皮的吻。它趴在屋檐上向大地看，呵，地上有那么多欢迎它的小手在催促它，它这才欢快地跳下，这里拍拍那里喊喊。大地使劲伸了个懒腰，碰翻了房前屋后的香水瓶，于是泥土香四处流溢。

我的小花田里钻出一个一个小黑帽子，小帽子下面是牵牛花宝宝好奇的小脸。

没两天，它们就迫不及待地摘掉了破了洞的小黑帽子，伸手伸脚地向高处爬，好像要和我这个小孩子比赛一样。两片小叶子变成了四片，四片变成了八片，它真是魔术师，每天都变出那么多新叶子。墙高处有钉子，一根长长的线是牵牛宝宝登高的阶梯。它们可真是争强好胜啊，长高的速度比我快多了。一天爬过窗台，又一天爬到了窗子最高处，它们明明比我来得晚，为什么会比我长得快呢？我仰起头，墙变成绿色的帘幕了。

我盼着它发芽，盼着它长高，如今我又盼着它们开花。牵牛花真是懂事，叶柄那里钻出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白色的螺旋状的小钻头。第一天小小的，第二天变大，仿佛能看到一点点颜色，第三天那螺旋里就泄露了它内心的秘密。

醒来时，露水悬在叶片上，在晨光下闪着微光。伸出手指碰碰，它又在指尖闪着光了。我看露水看花蕾看花开，不知厌倦。牵牛花是怎么徐徐开放的呢？那速度仿佛慢得惊人，可是一眨眼的功夫，它却又开得令人猝不及防。我喜欢摘下花朵，揪下花瓣，吮那花瓣根部的甜味。孩子们之间总是流传这样的游戏，好像要把春天留在舌尖。

牵牛花只在上午开放，高高的太阳照在院子当空时，牵牛花却开始萎谢。有时我不舍得它们的生命如此短暂，于是掐一朵夹在书里，仿佛摘一个轻盈的梦风干成永恒的记忆。

花开得越来越多，一枝藤缠着另一枝藤，一片叶子挤着另一片叶子，但它们总是能恰到好处地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生长啊，尽力长大啊，这便是牵牛唯一忙碌的事情。我也一样，总是想着快快长高，快快长大。今天的花败了，明天又开出新的，已经数不清这一夏天开了多少花了。

菜地里的蔬菜早就搭好了架子，有高有低，像一个个小房子。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个沉重的大南瓜趴在架子上往下看。院墙边上的另一片菜地里向日葵结出了大黄的圆盘，蜜蜂嗡嗡地绕着它们飞。圆盘把头探出院墙时，秋风就开始在院子里流连了。夏天的余热把一些植物染上黄色，叶子们卷曲起来，仿佛完成了使命。晚开的花们没有足够的力气结果，匆匆忙忙地开了落了。

牵牛花藤上落下的花朵变成了一个个握紧的小拳头，风吹着它们绿色的外套，外套干了时，里面的种子藏在小黑屋子里睡着了。